

# 散文诗十章

杨军

## 忆一

我长久没接到你的音讯了！我说，隔着梦的薄雾。  
 你凝望着我，默默无语。

## 二

一朵白云在碧海里飘着，你薄软的衣衫在微风里飘着。  
 鸽子的银铃在屋檐上响着，你轻柔的笑声在草地上响着。  
 一只白鹭在激泮的水面上掠过，你的身影在浓密的繁枝旁掠过。  
 一朵玫瑰在绿叶间隙里窥探，你的脸儿在梧桐雨帘后窥探。  
 你爱我吗？我说，捧着受伤的心。  
 你凝望着我，默默无语。

## 三

向着陌生的不可知的远方，列车徐缓地启程。  
 在第五节车厢的一方窗口，你伸出泪湿的白色纱巾，挥舞着，挥舞着，仿佛变成一只驯顺的白鸽，投向北方冰雪的笼中去了。  
 我也跟随着去吧！我说，声音转成呜咽。  
 你凝望着我，默默无语。

## 再忆

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会有他自己熟悉的角落：炉边的一把固定的椅子，桌上的朱砂茶壶、烟斗和一本嚼得淡而寡味的书  
 于是，回忆犹如一只固执的蜜蜂，你躲开它，它还是嗡嗡地绕着你的思绪。你轻轻地打开纸张发黄的书页，沁渗出宁谧的温馨；手指掀动的微颀，掠过逝去的岁月。  
 过冬的苍蝇盯住一朵花，一朵腊月的冬梅花。  
 腊月。廊檐下窗台上的辣椒串上结满冰凌。

又一个腊月。梅花开了。

## 夜宿黄山

黄山，一首热情悸动的诗，象草原上的蒙古包，向地平线延伸。马蹄和蹄声，为繁荣和昌盛无休止地铺开  
 祖国多么伟大，而我渺小的，如草原上的一滴水。压着眉眼醒角，如远山的轻岚，如睫毛上的泪。  
 黄山，在这一刻醒来，她的一朵瞬现的温婉的笑，一双明澈的晴朗的星眸，一柱燃烧的赤热的语言，在迎客松上绽放  
 以后，便是狂热的伏击。

## 绿影

终于有了再一次的拥抱，家门前的柳树啊，你看我染霜的鬓角，似飘带似白鹤，兴奋地翻飞。  
 异乡的太阳，就象我少年时代离家时热烈的理想，一直真切地照耀着我。我全身的血脉，化作了鲜红的映山红，那美丽而活泼的愿望，直到向着你穿游而来，才与泪花一起漂白。  
 柳树啊，用你柔软的枝条指挥我歌唱吧，用你柔软的絮启发我的思想。我是和白絮一样的无定状啊，我要和你一道，变成荫护母亲的一片清凉的绿影。

## 星和月

送走了腊月，诀别了冬寒。春节让我宽慰，星和月根植起祖国的灿烂，大地上诞生星辰，月亮是我爱情的见证。  
 如今，回到炊烟倦懒时熟悉的村落，手指掀动朦胧回忆的书页。  
 她在讥嘲我的衰老，告诫孩子要懂得珍惜：凡只拿利己的动机付诸实践，其结果终将归于幻灭。  
 哦，我的爱，不是 我欲 的攫取，而为

是 利他 的献身，是爱情的激励，如星的力量，如星月互相提携，共同去完成。

## 钢轨啊

我是一粒石砾，坚强地拥抱着你的碾压，站在风里。声声撞击如波涛在我周身奔涌，高铁时代的新生活热情地把我围拥。我笑着，我的笑声，是祖国用炫彩的手指为我编织的灿烂花环。  
 这是飘荡在高速时代神采飞扬的诗篇。  
 啊，钢轨，我这一粒来自深岩层的阳光，穿过了漫长黑夜的等待和五彩斑斓的黎明才投射到你的基础里。我不是清澈透明的，却是热烈而真诚的。当生活表面的泡沫纷纷破灭的时候，当晨雾在空虚的心和心之间弥漫的时候，钢轨啊，我把我真切的灵魂，都交给你了。

## 风吹过

我在钢轨上匆匆走着。远方，风吹过。这风声，多么低沉，多么雄浑，激荡着我的心，使它变成一面跳动的复兴号。哦，帆一样的远航，轻柔地淹没了我的耳膜，哪里是风声发源的地方？  
 我走得匆匆，行色焦急。是什么，掀动了我的衣角，使我的身影在道床上重叠印出两个感叹号？风吹一次，向左轻摇，再吹一次，向右飘摇。晨曦，漫漫轻淡，飘飘渺渺。  
 晨曦啊，也在飘曳着，从无限延伸的轨面升起；照着我，快活在风声里的小草，在车流中漫游  
 但，远方，风声在响，有些激潮，有些高昂，象号角，声声召唤我的灵魂。一只白色小鸟从林梢扑楞楞腾起，向远方飞去了。啊，我不能，不能停留，我要赶快，去寻找风声发源的地方。

## 梦

为夜的希望织就。

舒展开我变幻成五线谱的鱼尾纹。

它，让欢乐的脚步声，让花朵似的笑容，让舒心的悄悄话，让生活的枝桠上萌发的绿叶，让勤劳耕耘收获来的金色的秋天统统落进这闪烁着阳光的梦中。  
 我的梦，热爱生活的梦，是爱所编织，一生。

## 诗

钢轨上，一个青春少女在吟诗。  
 轻匀的呼吸，使人联想起飘渺空悠的天籁之音；动人的乐章，使人看到一个复兴的民族。她的唇角轻扬着，目光灼灼，一句，又一句，于是  
 朴质的道床，抱成一团的石砾，笔直的钢轨，瓦蓝的天空，还有铁道线旁葱郁的树木，都活在她的唇齿之间了。优美，动听。  
 诗在她的口中魅力无比。  
 诗在我们的眼中美妙无比。

## 春笋

走过一段石砾路  
 就到了我的竹子乡了。  
 蓬蓬 的竹杆撞击声，吱吱 的风过竹林声，哗哗 的青叶飘水声；这葱葱郁郁的竹啊，根子，还在破土中。  
 在我的心里，竹子多么深情。它把笋尖都分给了土地。  
 我多么喜欢听静夜里这支古老而幸福的歌  
 看，春笋已经冒头，从地上抬起眉眼

啊，竹乡，竹林，春夜，春笋。我走过了这段石砾小路，听到了竹林中传来我熟悉的歌谣。  
 这是幸福的歌谣，这是爱的歌谣，这是母亲的歌谣，这是整个民族的歌谣。  
 目光，多么兴奋；胸膛，多么舒展。  
 春笋啊，在这古老而幸福的童谣里，和这段石砾小路，一起欢畅，一起骄傲！

# 子瞻出川记

周云

自古诗人皆入蜀，蜀人出川多名士。四川属于中国内陆腹地，河水充溢，较为富庶，但因四周高山环绕，交通却是闭塞，但也因此得福，关中和中原硝烟弥漫之时，蜀地却是安宁，古今文化得以源远流长。

九百多年前，初春，在四川成都北边剑门关蜿蜒的山路上，一群人缓慢地行走着。一名中年人在前骑着驴领头，数个青年男子跟着，仆人赶着驮行李的驴在后面。寒冷的气流并没有削弱他们的热情，他们一路说笑，时而高歌，时而嬉闹。这年，是北宋仁宗皇帝最后一个年号的头年，嘉佑元年，公元一〇五六年。领头的中年人便是后来响彻千古的唐宋八大家三苏中的苏洵，后面的青年是他的两个儿子苏轼（子瞻）、苏辙（子由），其他几个，是眉山学子。他们此行前往首都开封，去应试。

这一年，父亲四十八岁，子瞻二十一岁，子由十八岁。在那个时代，每次科举考试后都是结婚的旺季，达官显贵们也喜欢在此时挑选如意的女婿，不少庶民才子也想借此机会融入豪门。父亲显然对两个儿子的文采很有信心，让两兄弟在家里完了婚，方才上路。

过了剑门，他们一路往北。经过周幽王冰美人的家乡褒城，沿着三国时期曹爽伐蜀失败后撤退的路线，跨溪涧，越峻岭，走栈道，碾冰雪，风餐露宿，终于越过太白山，到达关中平原。一行人来到凤翔府眉县的横渠镇，稍作休整后，参观了当地有名的学府崇寿院。这学府太有名了，数年后子瞻忍不住又来游了一回。

从此往东都是平坦之路了。经唐末的动乱，宋初的开边战争，关中已一片萧条，不再繁华。一行人过长安，绕崤山，出函谷，涉河洛，终于到达汴梁城开封。行程两千四百余里，而此时已是五月，要穿单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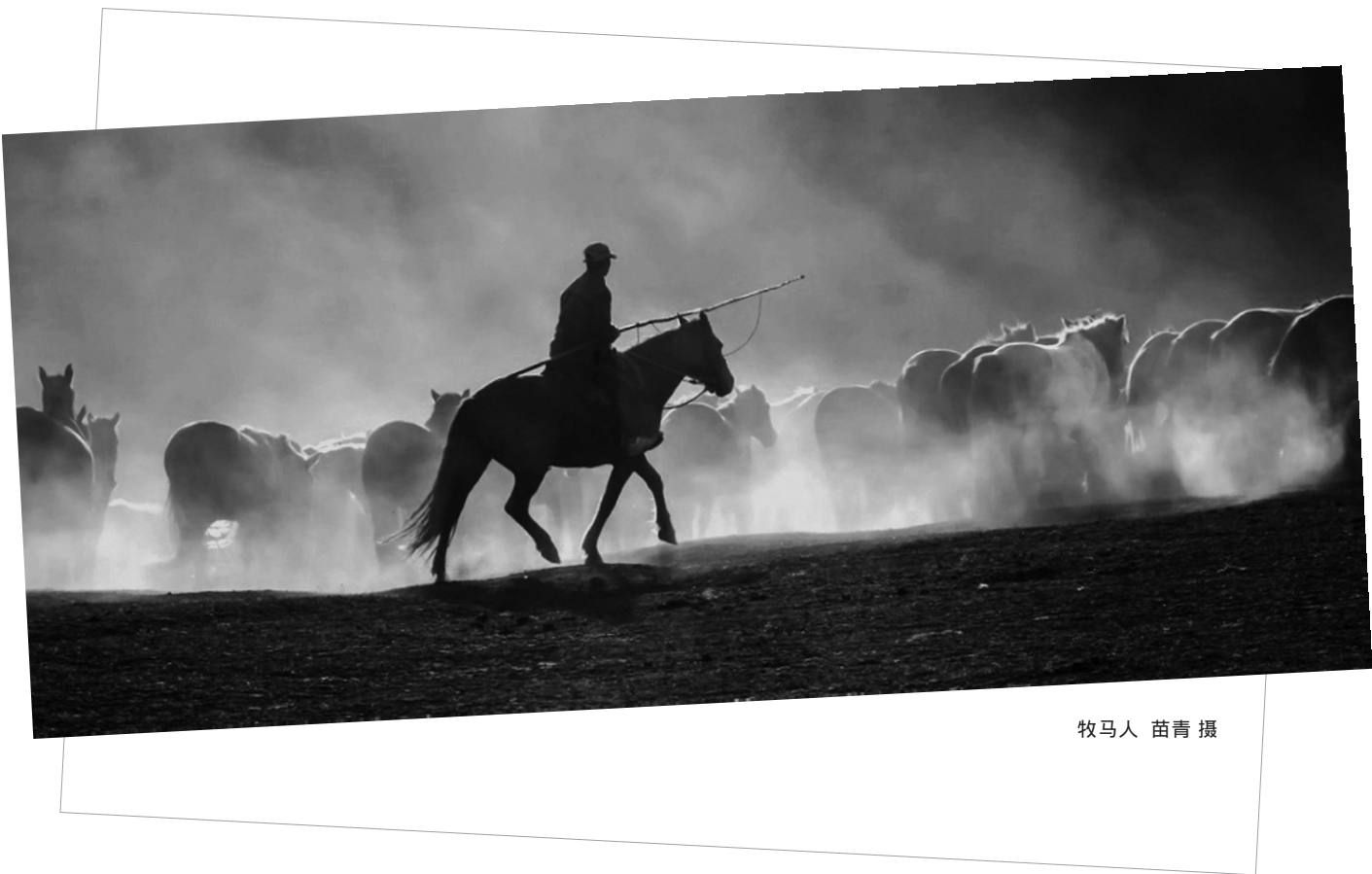
七月，子瞻兄弟二人顺利通过考试，在首都盘桓数月。次年参加仁宗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兄弟俩又各登进士榜，前面那崇寿院的优秀毕业生横渠先生张载也在其中。此时母亲程氏去世，讣至，父子三人仓皇自陆路返蜀丁忧。

三年后的秋天，在四川嘉州，也就是乐山，在那尊硕大的石佛边，一群人正在岷江码头上船，男女老少，不少行李细软。老者正是父亲苏洵，他似乎老了很多，但神情笃定。他已在亡妻程氏的墓边为自己预留了地方，将家事事务交待了族人打理。为了儿子的前途，为了家族的复兴，他决定携二子及媳妇王弗、史氏，还有仅四个月大的长孙苏迈，举家迁往首都。这次出川，较上次走的陆路要远不少，途中也要惊险许多，但有另一种景致。少夫少妻们的心情是愉悦的，和身边的景色一样美。子瞻一脸微笑，豁达洒脱，时不时和家人开玩笑。老者苏洵，怀着马鞍裹尸还的雄心。历史中从来不缺惊人的巧合，三百年前李太白和杜工部也先后从此地出发，顺江出蜀云游，名扬天下，后客死他乡。

上船后，他们先往南行至宜宾。由于金沙江的汇入，江面变宽，水流似乎也平缓了。一家人悠闲地游玩着，走走停停，过重庆时，已是深秋，三峡的枫叶已红。此时，苏家的船正入峡。无尽的美景，伴着无数的险滩，他们沿路游历。过夔门，登白帝城，遥拜屈子和秭归，终于到达此行水路的终点荆州。至此，两千里水路已走完。等待他们的，还有八百里旱路。苏家人弃船登陆，租车北行，经襄阳往开封。据说，一家人还在襄城中拜会了在此为官的范纯仁，即范仲淹的次子。子瞻与他志趣相投，自此成为终身的好友，且于同年卒。

次年二月，一家人终于到达京城。自此，子瞻开始了波澜壮阔的他乡生涯。

再五年，王弗亡，灵柩停厝于庙。次年四月苏洵卒。子瞻和兄弟两家人守制，护送父、妻的灵柩，沿水路走安徽入长江，再溯江而上，一年后方达故里。丁忧二十七个月，子瞻续弦王润之，三过剑门再出川。自此效力朝廷，再未返川居住。近百年后，长子苏迈的次子苏符快退休时才举家返川。



牧马人 苗青摄

# 冬风赶大雪

秦延安

小雪一过，冬风便凛冽起来。那见缝插针无孔不入的寒，随着丝丝缕缕的风，弥漫着天地。冬风是见过世面的，它不像春风那么妩媚，也不像夏风那么悠闲，更不像秋风那么不紧不慢，而是持续的强劲，就像一个挥甩皮鞭的车夫，赶着季节的大车，迅速往冬而去。  
 这种急切的心情，从灰蒙蒙的天就可以嗅到。没有了蓝天白云，也没有了青天白日，一片的昏暗，就连晨昏都被压缩了。躲在屋里的人们，好时候都要开灯，这就让夜显得漫长，时间过得更慢。整个世界都成了大冰箱，呵气成霜，就连空气似乎也要凝固起来。

这种焦虑的心情，从光秃秃的草木就可以感知。没有了花团锦簇，也没有了绿树成荫。冬风就像一个清洁工似的，将树上的残枝败叶不断地进行清理。那人骨的寒风，让草钻入泥土，让树木缩成了一团。树木就像一个秃顶的老头儿，只剩下一副筋骨。最后，就连大地都冻裂了缝。

这种暴躁的心情，从瘦弱的水面就可以看出。没有了鱼翔浅底，也没有了洪水来去。那冷飕飕的风呼呼地刮着，就连曾经激情高涨的水也如泄了气的皮球，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那一道道皮痒痒似的褶子，如风的影子，在战栗中僵硬成了冰封千里。

这种狂傲的心情，从那尖厉刺耳的呼啸声中就可以辨别出来。没有了沉寂，也没有了清静，如牛喘气的声息一阵强过一阵。拍东家窗掀西家门，让人连个安生觉都莫想睡。世界都是一片喧嚣，窗玻璃在抗争中将牙齿咬得吱吱作响，枯枝被折断，柴垛被掀翻，地上的纸屑树枝以及尘土，更是满天地飞。它们已经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只能在鬼哭狼嚎中，任由摔打。在着地的那一刻，它们慌乱地躲藏，有躲过的也有没逃脱的。没逃脱的便会被风，更加狠命地摔向空中，再引起一片惊叫。  
 冬风像刀子似的猛烈，即使躲在屋里的人，也有些毛骨悚然。母亲不停地念叨着雪，就像念叨她的闺女似一样牵肠挂肚。 风不来雪不止，冬风赶大雪。没有上过学的母亲总能说出让人惊讶的话语来。就在这盼望中，冬风驮着大雪姗姗而来。不知是雪的沉重压住了风的强劲，还是雪的柔情软化了风的强硬，总之，随着空中飘起的雪花，风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便没了踪影。

雪纷纷地落，满天地飞。孩子们躲过父母的监管，跑到屋外，大声吆喝着，就连曾经激情高涨的水也如泄了气的皮球，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那一道道皮痒痒似的褶子，如风的影子，在战栗中僵硬成了冰封千里。

着大衣竖着衣领的，还是包着围巾戴着手套的，一脚赶着一脚。一片片翻飞的雪花，飘飘洒洒，零零碎碎，好似一个个六角小精灵，逐渐平息了大地的情绪。

雪，尽情地飞舞着，发出沙沙的声音，在飘飘洒洒的弹奏中，让大地越来越白。

夜，害羞地拉上了幕帘，将整个舞台，都留给大雪。万家的灯火，却将雪拒之门外。于是，冬风便悄然地跑来，跟在雪后默默地陪伴。也许是惺惺相惜，雪为风舞蹈，风为雪伴奏。那棉絮似的鹅毛大雪，给屋顶戴上了帽子，让树木开出了白花，把街道铸成了银光大道。冰溜子像透亮的水晶小柱子，一排排地挂上了房檐。大地在白茫茫中，变得更加清纯洁净。

村里的一户人家，年轻的母亲一边将炉火烧得旺盛，一边在灯下为孩子们整理着明天穿的衣服，那温馨的画面让趴在窗前偷窥的雪也流下了泪。躺在被窝里的孩子们丝毫没有睡意，他们不停地问母亲：明天能堆雪人？明天会冷么？一脸慈爱的母亲说道：能。不冷。俗话说，冬风迎大雪，三九天气暖。大雪兆丰年

母亲和孩子们各想着心事，在她们的我心里，一片银装素裹，一片丰收在望

# 张家界 (组诗)

谭有为

宝峰湖  
 你来  
 摇曳一缕芳香  
 敞开心扉

你去  
 吟唱一首情歌  
 依窗挥袖

你来  
 你都把我藏在心里  
 你说诗和远方  
 以湖为镜

天门山  
 紧随  
 驴背上的哈欠  
 任

门装着天，天装着山  
 想着想着，脚杆打颤  
 走着走着，骨头发软  
 孤儿姑娘：求你放过秀才这一回

玻璃桥  
 世上本无桥  
 心与心连在一起  
 便成了桥  
 第一次不敢接近  
 怕不知天高地厚的脚  
 踩痛了你的童心

# 草木人间 (外二首)

杨冬胜

车前，夏枯草，合欢，马钱子，依旧在季节豪放萎败的你，是不会看见  
 这神性的草木蕨藓人间，比尘埃还低的视角

远方，远方。你设置的理想蓝图  
 一次次一次拥挤的大街，宛如塞满血管的物质  
 谁都害怕，可谁都不忍拒绝  
 可恶的不是你，是大地上那些戴虚伪面具的人

这么多年，进入，挤出，发觉还是不能习惯霓虹  
 霾与喧嚣以及荒唐的对峙，高高的脚手架  
 夜晚不黑的夜，楔入的颠倒黑白的时  
 那不曾安放梦想，依旧悬浮

回去吧，像环行那样。草木在招手  
 可你还不能回去。年轻的城市需要你留下血汗  
 好吧。你以苍老期许，在幡然皓首后，一身疲惫将被草木映照

阳光之城  
 畏惧与恩宠，挣脱与依赖  
 楚国的矛在刺楚国的盾，不过，没有人嘲讽

阳光落下  
 城市宛如食物正被蒸煮  
 你吹萨克斯，他以重金属摇滚，我以乡间小调混合  
 阳光不能剥夺。35 C ，37 C ，38C

空调在调，却无以囊括心情  
 小販，农民工，载客摩托车司机，脊背覆满阳光  
 太阳是一枚旧铜钱  
 捡起，放下，就会在瓷碗叮当作响

谁在浇灌这理想之城，谁背着太阳行走  
 阳光之剑砍下，我的眼里看不见刀光剑影

# 王村芙蓉镇

林世喜

你是王者之村  
 千年的土司王朝  
 雄踞一方  
 经久不衰  
 古老的溪州铜柱  
 历经雨雪风霜  
 巍然矗立  
 讲述着王者成败的往事

震耳欲聋的声响  
 声闻十里

你是崖上之村  
 千年的吊脚楼  
 依崖而建  
 颤颤巍巍  
 五里的青石板路  
 两边板门店铺，  
 商贾云集  
 见证了小南京的繁华

绝壁上的土王行宫  
 飞瀑下的水帘石洞  
 英勇的土家先王  
 勤劳的土家先民  
 还有长发赤脚发声说  
 鸟语的原始土民  
 千年的故事  
 千年的回忆

你是瀑上之村  
 潺潺的溪水  
 在村的尽头  
 狂泻而下  
 如万朵水莲  
 迫不及待地汇入西水

吃一碗水豆腐  
 喝一杯苞谷烧  
 唱一曲山歌儿  
 跳一支茅古斯  
 再撑一把雨伞  
 在王村码头坐下来  
 静静地聆听西水诉说  
 王村的故事  
 静静地回忆青春的我们  
 的前世今生